

三 世 界

蔡测海

www.chnebook.com.cn



CHNEBOOK

总序

楚地传诗声，湖湘多俊彦，湖南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屈原在泽畔行吟，李白杜甫在岳阳楼上和湖水之滨歌唱，他们的流风余韵一直传扬到今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田汉、丁玲、沈从文、周立波等人书写了不少新的瑰丽篇章；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驰骋中国文坛，为湖南人民争得了荣誉，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的文学，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思想、艺术、科学、技术四者的统一。文明的程度，取决于思想和技术的先进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水平。在创造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科学家、工农劳动大众和文学艺术家这四种人中，文艺家是精神文明创造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的繁荣进步，常常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兴旺发达；文学艺术的衰微，则往往表明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时代的退步。任何一个对国家、民族、历史负责的共产党人，都要重视文学艺术，尊重文学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

最近，江泽民同志特别提出，要繁荣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和影视文学的创作。我们应当认真领会，贯彻落实。湖南是文学大省，历史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成就引人注目。华凌文库长篇小说系列的出版，是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繁荣湖南文学创作的一项扎实的工程；也是对湖南创作实力的一次重要的检阅。这套丛书，题材多样，内容厚实，技巧丰富。具有较鲜明的时代色彩、地方特色和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它荟萃了湖南近来声名显著的作家队伍，显示了文学湘军的崭新阵容，集中了他们近期文学创作的精华，是一批引人入胜的好作品。它的出版，必将获得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湖南华凌文化有限公司的企业家怀着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深切关心，为了推动湖南文学事业进一步蓬勃发展，慨然投入，与湖南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这是社会支持文学事业，把文学作品推向布场的有益尝试，值得嘉许，我们希望这种形式能有益于文学的繁荣。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应当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国家兴旺发达的历史高度来关心和支持文学创作。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引导和鼓励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的作家应当下苦功夫，深入生活，加强自身修养，潜心创作，奉献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无愧于我们民族的传世之作。

航道踏在脚下，大笔握在手中，目标就在前头。让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全国的文学工作者一道，共同托起二十一世纪喷薄而出的文学朝阳！

古歌 I

亚细亚亚细亚
故乡在亚细亚
那个小小的村庄
亚细亚
凝固的陆地
故乡是搁浅的船
偷渡者
世界各地黑下来的人口
亚细亚
小小村庄
只有离乡背井
才会重见光
亚细亚
亚细亚

古歌 II

没有火吃生的哟！
小鸟树上讲话了：
远处的岩弄坡脚下有火——
你去看吧！
我什么也没看见，
小鸟又叫了：
要打要取哟，有火有火哟
你拿石头去碰铁，
你让铁碰石头，
有火有火哟！

古歌 III

人多人吃兽，
兽多兽吃人。
……
兽多兽吃兽，
人多人吃人。

0 . 开头的故事

在森林的边缘，有一些人迹，有一些兽迹，象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然后又截然分开，人迹走向村落，兽迹遁入林木。

村落里的人告诉孩子们，别到森林那边去。森林里有熊，一种像人一样的怪物，它捉住人便撕开人的胸膛，吃人的心肝。这个传说流传了许久。后来有了野人学家，说人熊就是野人。

野人学家捉住了一只小野人，他通过研究，证明野人不是熊，而是人，一种智人。他于是教小野人像人那样饮食，写作，甚至识字，然后像人那样过日子。

有人说，他要让小野人成为诗人呢！

有一天，野人专家被杀死在河滩上。在森林边缘，发现了一些血迹。

.....

第一部

世界 I

1. 歌谣

一座盘腿的石像。一截短下去的稻草人。一只鸟落在上面，拉下一粒屎，飞走了。一群小孩扔石头，试试是死的活的。地塑在那里一动不动，望着远方，太阳为什么不从别的地方冒出来？

“龙崽！死崽。死崽——死崽”一群孩子嚷着，叫着。扔石子，石子雨点一样落在龙崽身上。

龙崽就是我。一个世纪过去一半才出生。

我先是像梦一样穿过黑暗的隧道，翻过自家那道我爬了三年才勉强爬过去的门槛，到对门的垭口看太阳，藏在母亲的缙衣里祭神灵。我从母亲和太阳那里知道东方，后来才知道我家就住在亚细亚。在叉木架屋的地方。叉木架屋本是个小小的村落。像一只储放种粮的口袋。环山。袋口朝着太阳，像要接住它，网住它。太阳落山，人与村落，牛羊鸡鸭，连同太阳就一同装进口袋里了。天亮，一切又从口袋里钻出来。世界于是撒满了种籽。

当然，我会欣喜星星和月光，它们不是口袋里的事物。它们像梦幻般撒满了宇宙。宇宙像一只更大的口袋。

龙崽回忆那些有霞光的早晨，那些从海底浮升长成的石头在早晨有些湿润，刺激鼻子那种不可捉摸的先验的感觉，闯出海的潮腥，那些由贝壳、云母长成的石灰石还带着海的胎衣，像海刚刚分娩了它们。它们经由无数的阳光和雨水，失却了咸味，破败毛糙，呈亚细亚阳光普照下的色谱。黝黑的。亚细亚黝黑的色谱渐远赤道便渐入黄色，近似黄昏阳光的亮度。亚细亚人一当成为亚细亚人，便终生保持这个亮度。

龙崽的鼻子像深黑的洞，将宇宙吸进去似地。那种先验的嗅觉，闻出了石头的历史和海的腥味。那时候他不知道亚细亚和海，不知道长江，不知道三峡，不知道友谊和爱情，不知道革命、阶级、政治、苏维埃，不知道祖国、国歌，不知道解放和民主，不知道反右、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一国两制、深圳特区。他全不知道。他不知道科学和艺术。他缺乏一切有关人类社会的常识。

龙崽只会用鼻子呼吸。像鱼会用腮呼吸一样。鱼不需要对水有所认识，它只是在水里生存和繁衍。水在鱼的存在之外，一种义务，一种依存，水的世界证明，这是能让鱼快乐的。水的世界于是有了生命，水也因此有了生命。

春季的气息醇香，夏季里有些蝉的气息，秋季的空气映成金黄色，冬天呢，让鼻孔吸进去两条冰凌。

龙崽在早晨的沾了露珠的青草上撒尿，牛就争着吃撒了热尿的青草，牛喜欢吃尿的咸味，像吃盐。牛不在意尿便与盐的区别。

龙崽撒了尿，牛吃了撒尿的草。早晨仍然很洁净。人畜做出的些许污渍，早晨以它的洁净和廊大接纳了，涤除了，化解了。早晨依然是阳光、是露珠，是洁净和清纯。龙崽在露珠和晨光里唱起歌谣，童音在早晨才脆嫩。

守牛伢崽会唱歌
唱歌莫唱扯谎歌
早上见了牛生蛋
晚上见了马长角
一根鸡毛沉了水

一到石磨浮过河。
龙崽提了提裤子，接唱。

小郎有只点水雀
大姐有只蔑箩箩
点下点下进箩箩
进了箩箩跑不脱

接唱：
粮食堆得比山高
白云在它半山腰

接唱：
婆婆点了灯。
媳妇仔细听
外边有动静
不是野猫是红军

接唱：
东方红，太阳升

接唱：
敌人擦枪我擦枪
坚决消灭帝修反

接唱：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接唱：

文痞姚文元
狗头军师张
感谢华主席
感谢党中央
一举粉碎四人帮

接唱：

.....

龙崽喊出山峦回响，循环出重声混唱。歌谣便珠坠落玉盘，十面埋伏的琵琶响。

龙崽扯着嗓子吼一阵，歌口袋就空了，掏来掏去掏不出新歌词来，嗓子忍不住要喊，口忍不住要开，便接唱那拗口的难唱的语录歌：

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反复五遍）

接唱：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反复三遍接唱）。

接唱龙崽唱岔了。唱成凡是.....拥护的.....就要拥护.....凡是.....反对的.....就要反对，龙崽不管对错，只求嗓子解渴。

一个阶级.....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阶级灭了.....这就是.....历史.....革命.....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就是做文章革命革命是.....暴动（龙崽把中间的两个不是变成了就是，否定变成了肯定，意思颠倒，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了，小人物篡改了大人物的经典，这是无意的，无意无罪。最后那次肯定是对的，革命是暴动。）

龙崽就这样学习汉语语言，在他不会写一个方块字以前就初识汉语，汉语课本就是与朝阳和山峦同在的歌谣和语录的回声，他的梦呓也会发出这些声音来。在龙崽一步步进入汉语

世界的同时，汉语便如梦幻的影子如雨露阳光柔软无声地飘飘缈缈地滋润了弥漫了村落、树、石头与河流。汉语一当进入歌谣，就成为歌谣的本质，就像种籽植入土壤便成为庄稼的本质像人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本质一样。汉语是汉诗的种籽。龙崽注定要成为诗人，他开始接受了诗的教育。

龙崽终于爬过自家的门槛站在草坡上放声那些歌谣之前，龙崽的族人，这些有着亚细亚色谱的三峡部族，一直传唱着自己的歌谣，有童谣、民谣，骂歌、哭歌、情歌，有《迁徙歌》、《哭嫁歌》、《古歌》、《草歌》。有山歌调、水上号子、赶山调、采茶歌，……歌谣使日子变得五彩斑斓，连石头在歌谣里也变得鲜活。童谣：风吹石头滚上坡。……情歌：天上云走星不走，河里水流石不流、塘里藕断丝不断，二人（男女）明丢暗不丢（分离）。在有诗人之前，三峡族人就是这样充满诗意地活着的，他们给山川草木以灵性，这是龙崽的福祉。龙崽的生命如歌谣，他的梦是花。

当汉语成为龙崽放声的歌谣，汉语便成为一种俚俗化东西。像水于油，像禾中稗草，这并非坏事，水有油是一碗好汤。稗子可酿好酒。汉语同一切歌谣的本质意义未必是对立的。

三峡部族学习汉语，最初一定不是出于诗与歌谣与艺术的需要，他们学习汉语的理由必定是把它当成锄柄，犁铧，算盘一样的工具语言。远在龙崽诞生前的若干世纪，朝廷差人送来一纸文书，那些方块字的意思大概是关于税收一类法令。三峡族人就这样学习了方块字，有了自己的读书人。读书人给族人宣读朝廷文告，或借汉语传达民意给朝廷。文字的使用使三峡族人成为皇上子民，从根本意义上成为中央帝国的一部分。我们理解，这同诗人产生的情况差不多。

我相信，汉语的普及推广是借助于歌谣。汉语语言的革命先锋胡适、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辈都很重视歌谣。歌谣易懂，易背诵，易传唱，易为广大老百姓接受。鲁迅就极有见道地指出了歌谣的技术性及歌谣与老百姓的特殊亲和力。龙崽早早地记住大诗人大学问家大才子郭沫若的大名，他想郭沫若等用歌谣当诗做绝非无缘由，民歌体及口语化本身绝不是诗和语言的技术性问题，而带有一定的革命的政治的意味，我们借助通俗浅显的手段把最高的政治意图传达给民歌口语的汪洋大海即广大老百姓，使他们成为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的社会理想公民，诗人有责任和义务在老百姓中培养自己的读者群，借以产生老百姓自己的民歌手，歌唱时代、歌唱革命、歌唱祖国、歌唱党、歌唱领袖人物、歌唱粮食、钢铁、水利工程、军队、学校、交通、公共卫生，歌唱他们自己的理想。人人成为歌者。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时候，共和国组织了一次民歌大合唱。歌唱者有诗人郭沫若，理论家关锋，后来成为党的主席的华国锋，他当时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领导韶山灌区的水利工程。

当年有一批声名和地位显赫的人物编选过一套《红旗歌谣》，那是共和国新民歌的集大成。龙崽在茅草坡上放声歌唱的许多歌谣都出自这套书。周扬盛赞过那些歌谣。到文化革命中扶摇直上又必然跌落的王、关、戚三人集团之一的关锋，在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上著文评论《红旗歌谣》，他特别欣赏这样两句：

书记炉，真要得
又出政治又出铁

在文学史家来得及将新歌谣收进文学史里的时机，这些新歌谣由民间传流进入了史书和汉语认字课本。

龙崽想到关于朦胧诗的命运。朦胧诗引起了老迈的民歌体诗人和捍卫人民的诗歌利益和理论家的挞伐，这缘由再让人们清楚不过了，这无非一个诗歌技术问题，受伤的朦胧诗人们在朦胧愤怒中，自觉是受了生存权益的侵犯。不待稚嫩的朦胧诗群还击，一些理论家诗评家、

诗人组成强大的阵容，用牛刀宰了只小鸡。

牛刀者，诗之传统也！

像当年的红旗歌谣运动一样；“朦胧诗”涉及到一些大人物。事后，山东诗人谢颐城不放心地问大名鼎鼎的美学理论家、儒教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您对朦胧诗看法如何？李很大手笔地回答：朦胧诗是诗。其它不置一词。历史就这样像一位知名的人士一样沉默了。

龙崽也记得诗的武器论及歌德缺德等等争端。歌谣作为武器或颂辞一直是汉语文学的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散曲、直到五四新诗、抗战诗、红旗歌谣，莫不如此。诗歌有两面性，像川剧的“变脸”，一面妩媚，一面狰狞，是美人杀手。

龙崽也记得，歌谣像蹲厕所一样，横跨在历史和汉语文学两本教科书上。语文教科书的歌谣是枯燥的豆腐干块，历史教科书里的歌谣是流血的，有着革命意味的。

歌谣传播着思想和信仰，歌谣也瓦解着思想和信仰。歌谣可以把一个人唱成英雄，也可以把一个人唱成小丑。歌谣解释着天堂和地狱。

龙崽那个时候只知道放声歌唱，那些歌词又不带任何含义，那些歌谣只是他孩提时代快乐的空洞的叫喊。那个时候，年龄还没有成为一个男孩的阅历。歌唱成为叫喊，成为欲望。

他不知道戏台上的两句好听的唱词是什么意思？

同志你昨天把旗帜交给我如同今天我把旗帜交给你

汉语确实是玄妙无比的。

唱那两句的是一位短发的漂亮女人，龙崽想，我要革命，那个漂亮女人在革命的故事里，她只和革命的男孩子亲嘴和睡在同一张帐子里。

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真解馋！）

革命就是做文章（好舒服！）

革命是暴动（热闹极啦！没有枪炮的戏没看头！）

龙崽把牛群赶上路。牛头咬着腭，腭咬着头，像开火车，牛连着牛，互相驱赶，拥挤。

蹄迹相叠，路稀烂得像翻坏了的书。

龙崽在牛群的最后。快乐的或者是忧郁的。

亚细亚，它的纬度线是它的风景素描，描成温暖、妩媚、灿烂，它的鲜花从赤道一直开放到北极边缘。它的经度线则展示了它的性格，它写出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太平洋的深广。

亚细亚人在经纬线织成的网里，舞蹈和歌唱。他们拥向都市，他们走向荒野。舞蹈、鼓乐、歌声，由远而近，由近渐远。

在黑与白之间，在红与绿之间，那游移的难以捉摸的，是亚细亚色谱。

在亚细亚的诗意里，我们找到了一个音韵，听到了那些歌谣。

凝然不动的是石头。

走动的是畜群和人。

咆哮的是兽类、洪水、机器和战争。嘈杂的是水利工程或者政治运动。

龙崽把歌谣变成口哨，他回到了村落，这鸡飞狗叫，炊烟袅袅的地方，是亚细亚人的天堂。

童年的伊甸园。

亚细亚/ 那个小小的村落/

是我的故乡……

2. 神经元

铁的出现，要比人类对石器的应用，对青铜器应用，更有价值，但是，也更容易得多。在钢铁之前，人类已经有了工具的经验 and 思想，有冶炼技术，钢铁不过是利用了一种新发现的矿石而已。青铜器是一个思想，石器是一个思想，而钢铁不过是代表一种技术手段。它不是某种发明。所以，钢铁的历史上直像它自身的色泽一样暗淡，它一直作为技术性的材料。

然而，有一天，钢铁终于成为人类思想的一部分，成为思想的器官，它本身就成为一种思想。

一个人的模型，配备一个神经系统，一个血液、体液循环系统，差不多就是一个活人了。讲授神经系统和讲授循环系统的老师是同一个人，姓余，这位解剖专家把人当成人体，某种物件。他讲解人就像讲解一只钟表或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人体不过是由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可以拆散和装配。这位解剖生理学专家把人制作成标本，血管、淋巴管、神经，像河流，像路径，像植入人体的藤蔓，分布在人体的各个部位。人体生理解剖学专家指出神经血管最易受伤害的地方，医学生们最容易记住这些人体的薄弱点，掌握了人体的弱点，就掌握了大部分临床知识，学以致用，用以生成衣食，衣食生成尊严。医学生们要坚定不移地把书读成技艺。他们当中那些不太笨的，最后都成了称职的或是出色的医生。当专家像清理一团麻线一样，分段分点标明那些血管神经的时候，龙崽一点也没记住它们，就像他后来成为城市居民却永远也不会记门牌号码、电话号码、邮政编码一样，他不习惯数学秩序，他也不习惯那些几何图案，他不习惯一切与诗意与歌谣对立的形式。也许数码、几何图案都能够成为歌唱的一部分，他还不会，不习惯。他对青蛙的心脏极感兴趣，取出青蛙的心脏放在玻璃圆盘里，青蛙的心脏仍然在有节律地搏动，收缩和舒张，心脏自己是一个生命体，它不依附青蛙，也不依附人。被解剖的青蛙用自己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心脏在玻璃圆盘里收缩和舒展，它和这些医学生们一道看心脏的舞蹈表演。没有心脏的青蛙眼睛疲倦地闭上了，剩下睁大的和心脏有机联系着的医学生的眼睛。心脏继续舞蹈。专家给心脏一些钾离子，心脏便收缩增强。给心脏一些钙离子，心脏便收缩减弱。强弱到极点，结果一样，心跳停止。生理试验结果警告学生，临床输钾时应十分谨慎，以免输钾过量弄死心脏。漂亮的女学生黛玲对心脏魔术显出些惊奇，她似乎惊羨专家的学识，这让龙崽很恼火，这不是嫉妒，他能有机会用比学识更好的东西让所有漂亮女孩都惊羨不已。他挤到黛玲身后，很猥亵地碰了碰她，她怯生生地避了避。有一天，她贴着他的脸说，你这个小痞子的胆子真大。

对人体神经系统的解说极不容易，神经系统生理学、解剖学、临床医学里都如同神话，抽象推断大于实证判断。专家以他杰出的讲演，才能让大部分不太笨的医学生达到了似懂非懂的程度。

神经系统：中枢神经、周围神经。

神经中枢：大脑、小脑、延髓、脊髓

周围神经：主干、分枝……

功能运作：神经末梢感受器经过两次转换三级传送的通道将信息传到中枢，发出指令作出人的行动。

龙崽想着生命是怎样进入人体标本使其成为活人的。一门课程下来，他记住了那个神奇的神经元。

神经元神经元！医学到神经元止，龙崽后来逃离了医学。

他把神经元想象成三峡寨落里几乎家家户户有的小铁喇叭。这是国家投资的一项大工程。需要成千上万吨钢铁织成铺天盖地的电线铁丝网，才能接通中华大地上的千百万只铁喇叭。人们可以从喇叭里听到新闻，言论和讲演，可以听到音乐和诗。龙崽从喇叭里学会了郭沫若的诗和知道了那些在遥远的城里的故事，故事最初都是作为新闻出现的。

那些铁喇叭是神经元，那些铁丝就是神经。国家就是一个人，它的神经是钢铁的。

神经中枢通过各级广播电台的转播，信号便传到了末端。但末端的铁喇叭却不能作出感受信息反馈。广播通讯系统，机制，同人体神经系统相比，又不尽然是。那是信息社会的雏形。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感受局部的事物，对局部事物的透彻认识也可以帮助你认识社会生活。一位优秀的水稻专家，他对人类的贡献远远不只是水稻的优良品种。

龙崽获得了人体神经系统的专业知识后，反当了铁喇叭。

铁喇叭一当发出声音，它便有了生命和思想。有史以来，钢铁成为人们思想的一部分了。钢铁也同时成了思维器官。

铁丝和铁喇叭有了神经和神经元的类似功能。钢铁的技术还会产生更多的奇迹。

把人类的思想、声音输入钢铁，钢铁就活了。

龙崽就这样运用了医学知识，从严格的医学科学来说，他是个不肖之子，他不该在上人体解剖时那样对付女人，他被医学放逐了。他永远没再回到医学。

3. 失眠

钢铁神经系统亢奋，失眠，日夜高歌。

首先总是领袖语录，不管每条语录的内容如何，也不管在形式上它常常以大号的黑字或红字在文字中形成养尊处优的地位，它实际上只是讲演和文章的开场白，或将它发挥成民歌民谣的比兴修辞手段。当然，领袖语录不是作为文章修辞学推广的，红宝书的普及完全是由于政治生活的需要。毫不夸张地说，政治生活就是政治生存。生或者死，荣或者辱。国人的生命有两条：一条是生物生命，这条命人人相同，国家首脑或乞丐或市井无赖，这条命卑微，无奈，属从于生老病死；还有一条命是政治生命，这条命各不相同。一条命是天赋，一条命是人为。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在世界上找到搁置那卑微的生物生命地点，也同时能在红宝书里找到一条对其政治生命针对性极强的领袖语录，心里默默背诵，成为个人政治生命的寄托。

向心亮是一条卑微的生命。四十岁，没老婆，没孩子。当然，向心亮说，腿肚子不怀孕，我没儿没女没拖累。红眼圈，眼珠子一片云翳，他看不见三尺远的人，但知道老远就有人望着他。他处在黑暗中，但知道自己正发散着光亮。他是个结巴：要、要、要、要。叫叫我亮亮主席一不一不一不、不、不要要要叫叫我亮亮亮瞎瞎子。讲不出话就唱，唱起语录歌来就不结巴。

向心亮有一条闪光的政治生命：贫农、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他说全国只有三个主席，党的主席毛泽东、工会主席、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向心亮。向心亮不识字，当然。他总能准确地翻到红宝书的那一页，用手指头戳着那几行字：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不结巴。

穷与卑微，这并非政治生命的污点。他常常注目三尺内的光点，那光点移动在三尺内的许多事物上，他能分辨那些事物的颜色。太阳和红宝书是红色，大米是白色，玉米黄豆是黄色。女人穿花衣裳，辫子乌黑，发绳也是红色。他等着三尺以外有叫亮主席，叫亮主席他就嘿嘿嘿嘿，乡里乡亲，叫主席多那个，嘿嘿嘿嘿！有人叫亮瞎子他就装没听见。叫亮瞎子的人以为向心亮耳朵有些聋，便无法无天地一贯叫亮瞎子。向心亮记在心里：你个狗日的打击贫农、你要吃亏的。果然有一天向心亮叫了几位贫下中农青年民兵，将叫亮瞎子那家伙捆绑结实，吊打一顿，几个青年用一条新棕牛绳，七手八脚对那家伙实行了贫下中农群众专政。

亮主任（我们决不敢再轻易叫他亮瞎子）也决非毫无缘由地行使他的权力。管亮主任叫亮瞎子的是城里下来的知识青年，小圆头、缺半颗门牙，嬉皮笑脸，那些正经面孔便因此由不懂到看不便到生忿恨，嬉皮笑脸在亚细亚的命运大致如后来的朦胧诗，先锋小说，新潮美术和流通俗歌曲一样。小圆头嬉皮笑脸不干正经事。他把桃枝插在梨树上，他管这叫嫁接。他弄出一株桃梨，亮主任骂过他杂种做歪活，做杂种活。他便笑着说亮主席不结巴说话真漂亮。亮主席嘿嘿。小圆头不能下地干活，双脚一沾泥上便红肿溃烂流脓水，亮主席便派上他一件穿鞋袜的活：写标语。这也像农活一样，四季有活干，标语口号要不断换新的。有闲空，小圆头便躲在房间里，把手表和收音机拆散再装上，装好又拆散。小圆头说他能将收音机改成发报机。龙崽问他，你要这个技术做什么？当特务，小圆头说。要抓要杀脑壳，龙崽说。怕抓怕杀脑壳就当不成特务啦！小圆头说；当特务好吗？龙崽问。可以不花钱到处跑，有漂亮的女人陪，还可以拍成电影。你知道吗，当特务拍电影比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快板跳秧歌舞过瘾！小圆头眉飞色舞。当心点才好。龙崽警告他说。知道，你要为我保密，这是特务的纪律，你若保不好密就杀你脑壳。龙崽害怕地点了点头。直到小圆头的脑袋开花，被一支鸟铳杀死在炭棚子里，鸟铳打掉了他的下巴，半粒门牙缺着，嬉皮笑脸的样子，下巴笑掉在草地上，粘满了炭灰，血就成了黑色。小圆头认为和贫下中农混熟了，在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了一片，他便管亮主席叫亮瞎子，而且判断失误，认为向心亮耳聋。小圆头从此就被怀疑被注意被警惕起来了。他端一碗黑乎乎的半流汁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叫别人也尝尝，说他红薯熬出了鸦片烟，来尝尝大烟土吧。这便是他被专政的理由。他被吊起来。说！红苕糖，小圆头在悬吊的空中说。说！红苕糖。你说！亮……亮主席！哎哟……亮主席！放下来！放下来以后他再没叫亮瞎子，他终于发现亮主席不是聋子，而且能明察秋毫，他也不是瞎子。

小圆头遵照亮主席的意思，用石灰把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那条语录写成大标语。那条巨大的标语每个字有一栋楼房大小，连起来像一列火车。后来寨落里人真正地有了铁路，见到了火车，他们说火车有对门大坡上那条标语那么长。这条标语是一件大工程，用去几十吨石灰，花去几百个劳动力。向心亮是这条标语工程的总指挥，小圆头是总工程师。龙崽后来回忆起他见到的各式各样方块字，那条标语的方块字始终是最大的。只有方块字才有这样坚固高大的建构，才会形成这样的气势。方块字是一种建筑，质地坚实，能够以自己的形状和质地独立存在的文字就是这些方方正正的东西，其它任何文字都没有独立存在的能力，它们仅仅是思想和语言的记录符号。

那条巨大的标语始终写在那里，像开场白，山川、田园、村落，像一篇尚未开始的讲演。

铁喇叭先播送了几条语录，接着新闻，新闻里总有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的消息。庄稼人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和妇联主任郭风莲一同访问日本。还有一些革命生产形势大好的新闻。接着是长篇大论的广播稿。再接着是革命歌曲、语录歌。这一夜铁喇叭响通宵。公鸡就跟着一个劲地啼鸣。

失眠了。

失眠的人们等着太阳出来，等着路变得亮堂，等着亮堂堂路上重要的客人早点到来。

太阳当顶，正午时分了。

人民公社领导人路桓望了望当顶的太阳，又望了望几百人的欢迎队伍，自言自语地说，来不来？来就等上一天半日，不来就莫误几百人的工。说了还是等，几百人误工就误工吧，上头的人不来是上头的事。要算政治帐，莫算经济帐。这样那些误工误时的帐才能合算。心里再急，有时候也要忍着，等着。能忍着，是成熟；能等着，是诚实。

太阳偏西，放下午牛的时候，龙崽把牛群赶上当着大路的草坡。

牛群突然停下吃草，一齐把头抬起，张望着大路上的来人。一行数十人缓缓地来了，欢迎的人敲响锣鼓，呼起口号，燃响鞭炮。

那些重要客人来了。

一头母牛翘起尾巴，很不雅观地溺了。

小圆头从炭棚子里爬到村里，手里拿着自己的一块下巴骨。草药匠把他治好了，他经受了血的教训。

4. 一块石头掉进阴河

洛塔后来成为南方大寨，后来又成为洛塔，后来……亚细亚的台地，隆起在云贵高原的东南，长江三峡的西南。这块高山台地叫洛塔。石灰石构成了它的骨架，在地质学上它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下水在溶洞里流成阴河，地面只要十日内无雨便一片焦渴。在亚细亚水稻的主要产区，洛塔不能种植水稻，在干硬的旱地里种植耐旱的三峡玉米，养育能在旱地里劳作的贵州黄牛。水可能会被偷窃，被抢劫，被讨要。谁家丧失了水就会悲哀，痛哭。水井和河流诱惑着人畜，鸟兽和蛇虫。有人无意间蹬翻了石头，石头落进天坑，击出了阴河水响。这意外的发现使人们生产一个愿望，要把地下河变成地上河。在干旱的土地上，每个人都会成为水利专家。他们翻开红宝书，读了那篇《愚公移山》的文章，喊着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口号，像歌谣里唱的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那样豪迈，他们要创造一条河流。小圆头又开始写标语了。

治水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治水的国度里，人民的水利思想与领袖的水利思想高度的一致。新中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他的名字中带水，他原名润之，“润”和“泽”都有济世救民的意思。毛泽东很重视水。水是他的生活情趣，也是他的治国纲领之一。他少时在门前的池塘里游泳，后来到湘江的橘子洲头冲浪，再后来他多次游过长江，他的游泳史象征着他的政治生涯。

在他亲手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中，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水是第一位，管理却是最后一位，他还进而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诗人藏克家写过一篇《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的文章，以“圣人出、黄河清”的黄河古谚盛赞毛泽东，把毛泽东写成水利巨人。华国锋在湖南担任地方工作的负责人时期，他带头修建韶山灌区，后来又在韶山滴水洞这个著名的“南方山洞”处修造了一片洞天湖景。这是华国锋在湖南的水利功绩，也同时是他的政治业绩。

历史是后来……后来……而不是以前……以前……小说是些杂乱无章鸡毛蒜皮的事。

在有人无意蹬翻一块石头掉进阴河之后，华国锋上了洛塔界。

龙崽在下午的草坡上放牛。

路桓不停地抬头，焦急地望着太阳。你要来就等，不来就莫误工。太阳由东往西，走出了一道缓慢的弧，太阳由东方出来，渐升起。高到正午时空，又渐渐降落。这正如等待的情绪，日出般兴奋，渐渐升成焦急，情绪焦灼到顶点，便如日由中天降落，陷入疲惫。

这种抛物弧线形的等待，证明了幼稚，不成熟。直线似的等待才是健全和成熟的。心情不要有起伏，耐心呈平行直线无限延长，也不一定与所等待的那条冥冥中向你延伸的那条线相交，等待和被等待是虚与实相平行的无限延长线。在贫下中农要进入上层建筑，参与教育管理 and 改造的时候，路桓被朝阳中学聘主任。当他走进课堂，便忘记了管理改造的使命和自己的特殊身份，他像个学生一样地坐在那里，听那位微胖的女教师讲解几何线条。

他把无限延长线当成等待，他把纯数理变成自己的经验哲学。这样的灵感是一闪即逝的。他没有抓住它，它因此不能成为一种哲学书，人类的思想价值就是这么丧失的。这一闪念模糊而又深刻，它使那些琐碎的经历变成明晰的经验，那许多时刻里焦躁不安的等待，成为一次一次的经验，经验生成一种意志，必须冷静地等待。在上面的人到来之前，在上面的文件下达之前，在上面打电话来之前，等待就是行动，等待就是革命工作。革命就是一部大机器的运作，个人只是齿轮和螺丝钉，在一部机器总体运动之前，个别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运作不

是革命，而是破坏。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革命的原则是一致的。他想，自己的这些思想一定会在毛泽东、马克思、列宁的哪一页书里可以找到，而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内外的反动派的书里一定找不到。他笃信自己，他是个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的人。

他还是焦灼地望着太阳。来不来？来不来？来就等，不来就莫误工，他是个务实的农民革命者。

5. 追叙的追叙

在后夹的后来，我们对历史的某些追叙，太郑重其事，追叙只是些可有可无的补白。

一位头戴青丝帕，穿蓝阴丹士林布花边衣的土家女用摘子刀摘牛草，手像小鸡啄米那样，姿势优美而灵巧，土家女以她的优美灵巧给这种原始落后的割草方式和农业社会廉价的劳动一些生动的诗意，他决不在意历史加给她的感伤情调，她忘情地摘草，丈夫和牛干重活，使犁打耙，她干轻活，割草，这便是惬意的，幸福的。她能在一大早割回一大捆嫩巴茅草，把牛喂得很壮，丈夫使起牛来就顺心，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会因此有了保障，生活就会很美满。在这样一个带着露珠洒满金色阳光的又清凉又甜蜜的早晨，土家女采摘那些嫩绿的巴茅草，像快乐的舞蹈。早晨在她的劳动中变成一种妇女精神，这是一种哺乳行为。那些巴茅草即便是嫩叶边缘也有锋利的细齿，传说鲁班便是因为巴茅叶拉破了手才发明了锯的。土家女的手在巴茅叶的刀剑丛中舞蹈，巧妙地躲过了刀剑。

在她接近天坑边一丛嫩草的成候，她蹬翻了一块石头，石头落进了阴河，溅起了水声。她发现了水，报告了这个发现。水利史上不会有她的名字，在当时关于水利工程的报道的文字也没有这个细节。公正地说，她并没有推进历史的能力和准备。历史为了公正地对待她，便按照惯例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做人民，历史必须省略一些细节和个人，历史才会构成一种宏大的气象，它才不被肢解。

那块石头变掉进阴河溅起的水声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6. 死亡未必腐朽

著名的老作家沙汀完生手里捏着一粒黄豆，这粒黄豆就是我。

我们那里，若选举乡干部、人民代表、劳动模范，选举人各人手里捏一粒黄豆把它投进被选举人的一只碗里。被选举人谁碗里黄豆多，那个人便当选。我们也用这样的办法选坏人，判处罪犯，这有点儿雅典的民主意味，雅典的民主政体用类似的办法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我们那个时候把黄豆扔进一位土家族史学家的碗里，因为上头把他交给人民判决，他就是社会学家潘光旦的追随者，观点反动，而且对第一号中国妇女江青不恭。幸好因为饥饿，不少人在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宣读那位史学家罪状的时候，难熬地咀嚼了那粒黄豆，结果史学家免于一死，他也不幸地失去了像苏格拉底一样名垂青史的机会。他仍然活着，由于学术上没更大的建树，又因为史学的行情不好，他继续活得像当年戴罪时一样落魄，贫穷和平庸，当时处死他很冤，让他活到现在也很冤。进退两难大概便是历史的学问。

沙汀如佛如仙，捏着那粒黄豆，然后睁开慧眼，投进了我的碗里。我成为沙汀的选民，也就成为文学的选民。我那篇小说因此获得全国大奖的最后一名，也总算榜上有名，也因此出名了。那篇小说可以当成田园诗也可以当成政治寓言，但却没有影射被视为守旧的华国锋，我像所有的老百姓一样，对华国锋没有恶意。我想听有乡下人都会记住他，他没有带来福音，却结束了可畏惧的历史。

十多年以后，也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之前一年，作家王蒙辞去文化部职务，我们得以邀请他和王安忆来湖南作义学旅游。我们在博物馆观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那有名西汉轪侯夫人。死之千百年之后，尸体果然不曾腐烂。可见当年药学水平。生保命死保尸。让今天的医药学叹为观止。对其早有所闻，眼见为实之后还是让我们大为惊奇。

博物馆长拿出签名簿时，我们见到了十多年前国人熟悉的那个签名：华国锋、落款日期是我们之前一大。接华国锋签名的下页是王蒙，接王蒙的下页是王安忆。接王贵忆下页的是谭谈。最后是我。我们告别了女尸和博物馆长。精明的博物馆长会把有的签名留下，把有的签名撕掉。我签得极随意，免得博物馆长撕掉我的签名时找不到借口。我离大人物是差得很远的。

华国锋离开长沙去了湘西、猛洞河、张家界一线。这也正是我们的旅游路线。我们没有碰上他，也再不见他的半点踪影。他像影子似地走在我们前面，留下历史的猜想。

几个山区老农民认出了他，喊华主席万岁。他没有向人民挥手、他耳朵不好使吧？或许那声音太遥远，隔了几重岁月。旅客们以为这个场面是拍电影，那位演华国锋的太像了，只是太显苍老。那口号也分外逼真。导演和摄影师呢？

7. 白岩

那时候六万万同胞，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三十万右派和其他人是坏人。右派王蒙在新疆当生产队长的时候，王安忆在小鲍庄当下乡知青的时候，谭谈光荣地参加革命军队的时候，我正坐在门前的一块大石灰石上发呆，让人向我扔石头，骂我死吊。

我在石头上望着远处那更远的石头，极目处便是洛塔岩。那是一壁白岩。

一壁白岩。在三峡流域的石灰标语族兴起的年岁，它像洒泼的一摊石灰浆子。它不再剥脱，不再更改，太阳照耀它的时候是那样。它像真理一样，像笔误一样，它没被改动过。

世纪末叶，少男少女的伊甸园是东洋，是西洋。世纪中叶少男少女心中的天堂是北京。我心中的乐园是洛塔。

我坐在石头上眺望洛塔，就像看戏看电影。那儿每块石头都在唱歌，每片树叶都在舞蹈，那儿没有专政，没有斗争、没有灾害和饥饿。那儿只有愉快的集体劳动，热烈亲切的讨论，那儿的人光明磊落，那儿的政策优越，国家法令得到最公正最宽容的实施。不管你是地主、富农。历史渣滓，还是右派分子，知识青年，只要你是洛塔人，你就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劳动模范、人民代表。红卫兵。红小兵、工人阶级、解放军等等一样，你就会有人的尊严和荣耀。那里的泥腿子的儿女们可以像革命领导干部的儿女们一样优先上大学，优先选拔国家干部。那里的地主富农分子可以优先摘帽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可以优先入团入党。在先进的地方一切都那么先进，洛塔在改造山河的同时也改造人。如果洛塔是戏，是电影，这部戏和电影没有反派人物，要有就一定是从外地潜伏去砍洛塔这面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洛塔人民是最革命最优秀的人民。他们的差别是好和更好的差别。在洛塔人民当中，贫下中农更优秀，在贫下中农当中，共产党员更优秀，在共产党员中，党委委员更优秀，在党委中，当然是党委书记最优秀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和组织考察隐瞒了路桓书记的一件怪州，一位党的书记一直收藏着不知从何年何月传下来的华兹卡迁徙图。这件珍贵的文物未被当四旧破除掉，在今天来说是一件幸事，可就那时来说，这种隐瞒是欺骗党，这位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应该感到道德上的不安。当时的党可以这样审查这位党员：你隐瞒了这破烂，你也同样可以隐瞒鸦片烟嘛！对洛塔不存在这样的审问。这位书记受人尊敬。

洛塔人民的每个劳动日也远远不止我问那里的劳动价值，那儿的姑娘不会嫁到别处去。那个叫刘国际的女大学生就同洛塔人民公社社员结婚，发誓同贫下中农一辈子结合起来了。

那个叫夏俊的长沙才子娶了个洛塔女孩。他也要在这儿扎根了。他们都很快有了城乡结合的产物。他们新人，新事物，是本世纪六十年代的新人类。他们开始了新生活，走进了人类的新纪元。城市成了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城市是当官做老爷的地方，是产生资产阶级和流氓扒手卖淫嫖娼吸毒涂脂抹粉只有香风而没有大粪臭气的地方。城市是什么？城市就是奇装异服，就是香港！是美国！是巴黎，是华尔街，这就是我们的城邦意识，这不是希腊的城邦社会。

这些城乡结合的孩子有千百万，这些祖国的花朵开遍了原野，像那首五月里的歌：鲜花开遍了五月的原野，鲜花染红了志士的热血……在历史的低吟浅唱中，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怀了眷念和乡愁，告别了外婆或祖国，去寻找在峥嵘岁月里丢失的父母。他们不是盲流，他们也没有故乡，他们有的时候挤进购物的城市队列加塞，没人喝斥他们，你当然没喝斥他们，你要让他们觉得城市不是冰凉的，永远不是。你要让他们记得他们父母唱过的歌，演过的戏，台词像一句快板书：祖国处处有亲人。这些孩子当然只是从城市化了的“知青酒吧”一类事物中了解先辈的历史。

我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望着洛塔的山岩。那山岩后面就是洛塔的世界，是共产主义，是天堂。我只要念叨芝麻开门的咒语，那山岩就会启开，我就见到了金光灿烂的共产主义。那里应有尽有。台阶和柱子是纯金做的，灯泡是宝石做的，门是一块大巧克力。新娘子在睡觉，她刚用牛奶洗浴过。床头插满了野花，她的呼吸像音乐。

太阳从山岩上冉冉升起，天空红彤彤，大地变成金灿灿的梦。我随着母亲去门前的山垭口，我藏在母亲的缁衣里祈求东方的神灵。求神免除我们的病痛，少一些生病和死别，再加一点儿快乐和幸福。

祈求神的祈祷像她帮饭做菜一样节俭，刚好够吃，这便是她求神赐予的。神大概也是一位节衣缩食的主妇，不求她赐予丰盛。

我始终没发现东方的庙宇。母亲说，神在东方，我向着神的方向祈祷，神的眼睛能看见，神的耳朵能听见。我们干什么神全都知道。我惊诧地问娘：神是特务吗？娘捂住我的嘴。

山岩上有些雾岚，雾岚散去之后仍是山岩。

8“ 苏维埃 ”

洛塔是一块石头的故事。一块石头写过许多大的故事。

那位无意间把石头蹬下天坑的土家少女十八岁做了母亲，三十八岁做祖母。做了祖母的她找猪草牛草路过天坑边，总觉得自已无意间蹬翻了石头，也听到了石头落进阴河溅起水响。

那块石头多年前就落进阴河了。石头溅出的水声给干旱的季节一些滋润。玉米亩干成了条索。稻田裂开，留二些坚硬的牛蹄印。天空烘热得像烧红了炉窑。这世界用油榨也榨不出一滴水来。

石头落进阴河，击出了水声，激发了历史的灵感。洛塔是个小地方。在亚细亚这块版图上，洛塔这块山界台地，只是第十位小数后的一个精确数，它是被省略一小部分。大人物来到小地方是历史的偶然。

在洛塔界下的召市看洛塔，就像日本人看富士山，像美国人看洛基山，像欧洲人看冈底斯山和高加索山。它是个庞然大物。它耸入云天，大水淹了南天门也淹不了洛塔。从洛塔界往下望召市，就如见了东京、纽约、大上海。那块小盆地大概比得上华北平原和欧洲大平原。

召市不是市。一个百十户人家的集镇。但它有着城市的一切坏品质：肮脏、下流、贪吃、游手好闲、奸诈虚伪，虚荣和寡廉鲜耻。乡间俗谚 乡里人怕屎不怕毛，城里人怕毛不怕屎。”讲的是吃猪肉，乡下人讲干净和城里人讲干净不同。这城里人就是指召市人。召市人要买乡

里的老玉米，一边买一边说买回去喂猪，乡里人心里就骂：喂两只脚的猪！召市人不那么说面子上过不去，他们理应是吃皇粮，白面白米，老玉米是老百姓吃的。召市人个个是皇亲国戚，怎么吃老百姓的食物？召市人在逢集收买乡下人很贱的水果，过一两天便摆一个摊很贵炒卖出。一个梨卖十个梨的价。我在那儿念中学，在那儿获得了城市的最初概念。那儿便是用一头羊交换一袋小麦的地方。货币，资本、资产阶级就是从那儿生长的。后来屡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城里派一些人到乡下去，而不是从乡下运输一批人进城。这样似乎是要从头去认定社会主义历史了。革命本来是从农民进城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写农民进城的所谓“痞子运动”实在是热烈而痛快。

在召市西街口的一堵土墙上，有一条朱红色大幅标语：

苏维埃万岁！

这条标语是大革命时期写的。

那么，把标语写在这堵墙上的那个人懂苏维埃吗？他懂。在大革命时期，他在革命队伍里是个有学问的人，戴眼镜，挎盒子炮。他在苏联留过学。

苏维埃，俄语 COBER，代表会议、议会、权力的意思。

我坐在石头上，眺望洛塔，渴望成为洛塔人。像穷人渴望天堂一样。像叫化子渴望捡到钱一样。

我一直没能成为洛塔人。历史过了几个春节就进步一次，人们又不断觉悟着，我永远不会成为洛塔人了，我害怕人们耻笑，人们早就知道不该成为洛塔人。都出国了，去深圳了，算了吧。

历史很快将进入洋服、洋车、洋酒的时代，工业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就要来了。算了吧。

我们的洛塔是一件农业社会主义的文物，但它永远不能进入拍卖行。

而历史对于我，对那个龙崽来说，就是宿命。要改变命运，努力吧！

9. 遍地英雄

龙崽的故事总在山里，那些山便因此放出光芒，生出诱惑。

龙崽的山不在故事里。山是石头，是树，在石头与树的间隙里是泥土，在泥土的间隙里是禾苗和人畜，山总是开花和落叶，它有回声。它在变化，山是活的。而变化是死的、年年开花落叶，这不变的变化。回声也是死的，你不喊它就不应。

龙崽在故事外的山里，想望故事里的群山。火焰山、牛头山、水泊梁山、庐山、井冈山、大寨虎头山。他获得一些灵气和诗性。

看远处的山，像乱坟岗。看近处的坟，像有序的山岗。村落和玉米和这些坟地，把远处和近处衔接起来，把森林和森林衔接起来。人就处在这样的视角，距离像宽阔的江河，视线是一座桥。

这年龙年，龙崽的本命年。这年龙崽家里来了个算命先生。先是一阵狗咬，然后是一阵狗咬似地咳嗽，接着就进来一个人。一尺长的胡须，他走到松明子照着的宽处，像从封神故事里走出来的姜子牙。龙崽把自己想象成那吒，他对来人亲善起来。长须者胡姓，川东人，像云游四方的道士和尚一样，他是个游医。他像被药草浸泡过一样，稍一动作，便散出药味，川芎和麝香的气味很强烈。后来龙崽闻见洋女人的香水味，便觉得洋女人用麝香川芎一类泡过的。

草药匠一进门便不出门。一停住数日。与龙崽一家熟了，便现出机密：算命和吸鸦片。这两样秘密都算毒害。它们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肌体里的事物，是封建社会的遗留。上历史课的时候，那位瘦瘦高高的历史课老师讲林则徐虎门销烟，龙崽说，林则徐同志真了不起！历史课老师马上脸色赤红，继而蜡黄，你开什么玩笑？老师训斥道。他的训斥没有威力，他是地主的儿子，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而龙崽呢，家庭成份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是可以拉一拉和可以推一推的，拉一拉是革命同志，阶级的朋友，推一推是敌人，是万丈深渊。中农是农民中的边缘阶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说过中农的动摇性。革命高潮的时候，他们拥护革命，革命低潮的时候他脱离革命。经营自己的田地。龙崽读过这篇文章以后，便问娘，我们家里是中农吗？娘说，是。没搞错？盖了印的，画了押的，还能有错？谁答应这事的？龙崽有些气愤，你爹。娘说。龙崽一听是爹承认的事，那是没有办法了，爹的阶级成份就是儿子的。父子是生命的承接和延长。世间一切事物早已排定，你出世之前由父亲承办那些事物，你死去之后由你儿子经营这个世界。娘说，你爹是个背时鬼。他一生一世倒运背时，算命先生说他前世是个恶人，做过许多恶事。他的现世是报应。国民党拿他当差官，土匪来抢劫，官兵又指控他通匪，他如今不当差官也没土匪抢他了，他穷得只剩下历史不清白的问题和一脸坏思想了，他要不断地被改造，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他才能像个人样在人前讲话，用不着在家里骂骂咧咧。他一个人叽叽咕咕，他总在骂，骂鸡骂狗骂日子骂干部。他这个死脑壳几时才改造得好？他一辈子都别指望成为新人。他骂干部，骂得让我心惊肉跳，他迟早会骂出灾祸来的。干部会砍他的脑壳，召集群众大会专他的政。你让他别骂？做不到。他的心里就像有一条毒蛇，不咬人不行。娘这个女人就这样对儿子诉说她的丈夫。无论贫穷和富有，女人都会生出怨恨，生出一种对男人的报复欲望。这种欲望是极其隐秘的。只有她对一个男人的依赖性被取消被剥夺的时候才会变得明显。有经验的男人总不会轻易地沾一个女人，也不会轻易地丢弃一个女人。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更是如此，他们有一种冷酷的自制能力。我爹找我娘，足见他多么没有见识，注定了要吃女人的亏。

龙崽去问堂兄得富，成份可以改吗？得富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秘书兼会计，管钱管粮、管文件管政策，乡村干部中的实权派，连向心亮也得称呼得富的头衔。这位以全国三位主席自居的向心亮对龙崽这位堂兄极尊重极恭顺的样子，像他的小伙计，让人想起电影故事里的主子和奴仆。龙崽这位堂兄经常给向心亮一些好处，如政府发放的救济款，棉被等。经过得富的手，向心亮一个人可领到几份救济钱款。在贫农中，向心亮是最贫穷的，穷得像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一样，一无所有。他因此无愧于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职称。从理论上讲，向心亮这样一位贫农顶得上八个十个贫下中农的贫困，所以给他十份的救济也不算过，于情于理，无论公众舆论和他俩双方都说得过去。要得富不给他那些而给别人呢？也算合理，不过分，双方当然不会有争执。有几次，有人提议大队会计人选要改动，向心亮冲着党支部那块牌子大喊，这样的革命干部你们不用谁？党支部里面的人就不吭气了。

有位支部委员不服气地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向心亮是个农民群众，他一骂娘我们就软了，不坚持了，我们还是先锋队组织吗？党支部书记是个麻脸，麻子变红脸变黑，委员同志，你懂马列不懂？革命是怎样成功的？是靠农民群众。毛主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反对他们便是反对革命了，若否定他们便是否定革命。你想想你的立场吧。向心亮代表什么？代表革命！我们共产党人不就是要不断革命吗？党的利益与贫下中农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同志，你懂不懂？

有向心亮大着胆骂娘，堂兄得富的权力地位非常巩固。别说让他当生产大队秘书管大红印，他连县长、州长、省长、国家总理都当得。得富的职位是向心亮骂娘骂来的。向心亮这位主席，这位亮瞎子，眼瞎心不瞎，在长期的斗争中，他掌握了一套骂术。许多难办和办不到的事情，经向心亮一骂就成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像向心亮那么瞎着眼，不看天，不看地，这世界给他开口一骂就妥当熨贴了。向心亮要不瞎眼，他的骂术是可以写成书的。后来有心